



西安外国语大学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硕士学位论文

论《远山淡影》的不可靠叙述与记忆

姓 名： 贺晓冰

学 号： 201520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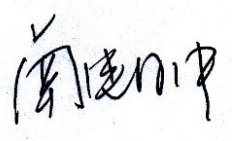
指导教师： 南健翀

学科专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2018 年 6 月

本论文由作者贺晓冰同学在其导师南健翀的指导下撰写而成。  
经论文答辩委员会评审、答辩，该论文达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  
业硕士学位论文水平。

导师：

答辩主席：

## 独创性声明

秉承学校严谨的学风与优良的科学道德，我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不包含本人或他人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他人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申请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作者签名：贺晓冰

日期：2018 年 6 月 4 日

## 知识产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西安外国语大学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西安外国语大学。本人保证毕业离校后 5 年以内（自办理离校手续之日起），发表论文或使用论文工作成果时署各单位仍然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文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作者签名：贺晓冰

日期：2018 年 6 月 4 日

## 论《远山淡影》的不可靠叙述与记忆

**摘要：**著名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1954 年出生于日本长崎。曾获得在英语文学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其文体以细腻优美著称，几乎每部小说都被提名或得奖，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代表作有《远山淡景》（国内也有译为《群山淡影》的）《浮世画家》《长日留痕》等。《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自发行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关注。作品通过叙述者悦子的追忆展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形象，使该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艺术魅力。悦子是《远山淡影》中重要的叙述者和人物，小说内容是通过悦子的回忆展现出来的。但悦子的回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这种叙事方式非常独特，很有研究的价值。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经典叙述学理论，分析不可靠叙述方法是如何在《远山淡影》中呈现的，进而探讨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体现这种叙述策略的意义和价值。论文共四部分：

绪论说明选题缘由及依据，综述国内外对石黑一雄的研究现状，说明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简要叙述不可靠叙述的代表人物和该理论的起源。介绍了石黑一雄作品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与不可靠叙述理论之间的联系。

第二章探讨不可靠叙述理论在作品《远山淡影》中的具体呈现。主要借用不可靠叙述理论中的“低调陈述”、“扣留信息”、“二我差”等三个方面来分析《远山淡影》的叙述特色。

第三章探讨《远山淡影》中的记忆主题。首先界定记忆的概念、记忆是如何存在的，以及记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次通过对《远山淡影》具体场景的分析阐述记忆主题在作品中的具体呈现。最后探讨记忆书写对于《远山淡影》叙述艺术的独特性，从而揭示不可靠叙述在作品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远山淡影》；不可靠叙述；记忆

# Memory and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Abstract:** The famous Japanese-Engl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 was born in Nagasaki, Japan in 1954. He has won the "Buckner Award" which enjoys high reputa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Its style is known for exquisite elegance. Almost his every novel has been nominated or awarded.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28 languages. Kazuo Ishiguro has many famous magnum opuses, like "*A Pale View of Hills*" (which is also translated as "*Lights in the Mountains*"),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 Pale View of Hills* is Kazuo Ishiguro's first work, which has won great attention and love from readers since it was published. The novel shapes an incompetent mother's image successfully through Etsuko's memory and contradictory conflicts between characters. The incompetent mother's image makes readers feel the novel's unique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artistic charm. Etsuko is the most important narrator and character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is revealed through Etsuko's memory. However, Etsuko's memories are sometimes clear and sometimes vague. Very often, some information is not clear enough to understand, and it is easy to create an unreliable feeling. This kind of narration is very unique and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Based on the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the use of narratological theory, this article is meant to analyze how unreliable narration method is presented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then tap the inner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reason and basis of the topic selection,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Kazuo Ishiguro at home and abroad, and outlines his literary career throughout his lif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article are introduced.

The first chapt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theo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azuo Ishiguro's work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h features and unreliable narrative theories are introduced.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presentation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ive theory in the works *A Pale View of Hills*. It mainly analyzes the text from three aspects below: low-key narratio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self-differentiation.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theme of memory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Firstly, mak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memory, analyzing how memory exists, and analyzing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memory. Secondly, after analyzing the Landscapes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and then outlining the specific presentation of the memory theme in the work. In the end, discussing the uniqueness of memory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which reveals the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Key words:** *A Pale View of Hills*,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memory

# 目 录

绪 论 .....	1
一、选题来源.....	1
二、选题意义和价值.....	1
三、中外研究现状.....	3
四、研究方法.....	8
五、选题的创新性.....	9
第一章 不可靠叙述与石黑一雄小说的叙述特点 .....	10
第一节 概述石黑一雄的生平.....	10
第二节 不可靠叙述.....	12
第三节 石黑一雄小说的叙述特点.....	15
第二章 不可靠叙述在《远山淡影》中的呈现 .....	21
第二节 以轻写重的低调陈述.....	25
第三节 经验之我与叙述之我.....	29
第三章 记忆在《远山淡影》中的运用 .....	33
第一节 记忆的界定.....	33
第二节 记忆的不可靠性.....	36
第三节 记忆的意义.....	39
结 语 .....	42
参考文献 .....	44
致 谢 .....	48



# 绪 论

## 一、选题来源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 1954 年 11 月 8 日，生于日本长崎，1960 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 1982 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 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 1989 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17 年 10 月，石黑一雄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读研一期间，根据专业要求和导师的研究方向，着力于关注英国诗歌和小说的阅读和研究。特别是对英国当代小说的关注和喜爱，使我有机会阅读到了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这部小说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手法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样别致的小说是我以前没有涉及过的。研二初期，正好选修了乔琦老师开设的“叙述学研究”这门课程，使我初步学到了叙述学的相关理论知识，特别是课堂上乔琦老师的讲解和案例示范，使我初步明白了如何将叙述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中去的路径和方法，这促使我产生了运用叙述学理论来研究石黑一雄的小说《远山淡影》的叙述特色的想法，这种想法也得到了导师的支持和鼓励。于是开始搜集和阅览有关石黑一雄的作品和研究资料。当我再次认真阅读小说《远山淡影》的过程中，传来了石黑一雄获得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石黑一雄很快成为国内译介和研究的热点。鉴于这样的情况，经多次请教导师，最后确定以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叙述问题为选题来完成毕业论文。

## 二、选题意义和价值

石黑一雄作为当代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在本国及世界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石黑一雄的作品吸引了各类评论家及学者的兴趣，使评论家和学者对石黑一雄本人及作品展开了多样化的研究。石黑一雄作为一位移民作家，身上的文化差异，身份认同等都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虽然国外对石黑一雄本人及其作品展开了多样

化的研究，但国内目前对石黑一雄的研究，还是比较趋向于单一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其成名作《长日留痕》的研究。

《远山淡影》作为石黑一雄首部作品，关注度不及《长日留痕》高。尽管有对《远山淡影》作品的研究，虽有从不可靠叙述角度进行研究的，但主要是从不可靠叙述的其他角度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有：自我欺骗、责任观、事实或事件轴上的不可靠解读、知识或感知轴上的不可靠、以及价值或判断轴上的不可靠等。而对作品《远山淡影》从不可靠叙述技巧的表现，扣留信息、二我差、及低调陈述等方面进行探讨的几乎没有。从记忆角度探讨的石黑一雄所有作品的研究论文，也只是探讨整体性的美学作用。从不可靠叙述中的扣留信息、二我差、低调陈述与记忆相结合的角度去探讨不可靠叙述技巧与记忆书写的独特性的论文可以说目前还没有。因此，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本文将借助记忆这个载体，运用记忆进一步揭示不可靠叙述技巧是如何存在的，存在的意义等。同时记忆书写的独特性是不可靠叙述的存在基点，没有记忆，不可靠叙述很难存活。记忆是不可靠叙述存活的土壤。

石黑一雄作为一个移民作家，介于两种文化之间，自身很难融入到任何一种文化当中。因此，寻找自身文化的落脚点，成为石黑一雄不断追寻的目标。石黑一雄五岁前生活在日本，之后随父母移居英国，日本的记忆在石黑一雄的脑海中只是停留在石黑一雄五岁之前。五岁之后的日本是石黑一雄通过电视、报纸及祖父寄来的日本漫画上了解到的。因此，石黑一雄对于母国日本的记忆是模糊的，连他自己有时也不能确认自己对于母国日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这种情感只能埋藏在心底，但有时借助一定的场景，这种情感就会不由得得以显现。

石黑一雄尽管从小在英国长大，接受正规的英国式教育，但其身上的日本式思维是很难改变，同时也会导致其难以完全融入到英国的文化生化当中。那么石黑一雄对于日本的记忆如何表达出来呢？石黑一雄从二十六岁开始表现出卓越的写作才华，之后每出一部小说便能引起巨大的影响。石黑一雄作品中的场景及人物的设定，笔者认为都与石黑一雄童年的记忆有关。首先因为作家写作很难摆脱主观的个人情感，故事情节的发展完全掌握在作家的手中。其次，作家对于日本长崎的记忆反复在小说中出现等，这都表明作品中有作家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无法直接说出的某些情感。作品是以人物的回忆展开的，通过回忆

完成了自我审视，自我塑造的过程。通过对不可靠叙述及记忆进行探讨，可以深入理解这种方式对于深入挖掘人物内心，揭示人物心里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深入理解不可靠叙述技巧的叙述魅力及记忆书写的独特性。

### 三、中外研究现状

#### 1. 国外研究情况

在国外，石黑一雄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英国日裔作家，其发表的每部小说都得到世人的肯定。每次作品出新都有相关新闻媒体争先报道。2017年更是获得了世界文学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这无疑是石黑一雄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的一种肯定。

随着石黑一雄作品的不断推出，世人对其作品的解析与评论也层出不穷，对其进行的理论研究也渐成系统，每每新的作品发表，都会引发媒体强烈的关注和读者广泛的好评。就连石黑一雄本人也承认，自己的这种成功原因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文学界特别是英国对新国际主义的强烈需求。

“1981年将布克奖颁给萨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是一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完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这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在此之后，每个人突然开始寻找另外的拉什迪。大约在这时我带着《远山淡影》步入文坛，通常第一部小说都容易杳无音讯，然而我却获得了大量的关注”。<sup>[1]</sup>

初期，人们以石黑一雄日裔移民身份，刻意将其作品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典型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金就根据含蓄、精简这一特点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是典型的日本文学作品。再加之石黑一雄常排斥对主题无关的一切琐碎细节，造成了人们对他的小说是日本文化作品的感觉。研究石黑一雄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鲁斯·金发现，石黑一雄作品中特意的偏向于描写一些明显有细小差别，带有一定优雅、略有节制的暗含重要意义的姿势与神态。由此人们也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有着深深的日本文化烙印。对此，石黑一雄本人也坦诚，自己的文学创作虽然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但或多或少的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不仅仅来自他的幼年经历和父母的影响，更多的来自日本的电影。

---

[1]Allan Vorda, Kim Herzinger.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n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p. 69.

国外对石黑一雄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主题研究。巴利·刘易斯(Barry Lewis)和辛西娅·王(Cynthia F.Wong)是英国两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此二人于2000年前后发表了关于石黑一雄的研究专著,名称同样都叫(*Kazuo Ishiguro*)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叫《石黑一雄》。同期还有辛周威(Wai-chew Sim)写的专著《石黑一雄作品指南》(*Kazuo Ishiguro: A Routledge Guide*)。需要在此说明的是,上述研究均是以石黑一雄的生平为研究基础,通过对他的几部中篇小说以及部分短篇小说进行的系统分析,有着较为全面的研究角度。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主要是从回忆、尊严、身份迷失角度出发,而叙述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忆性叙述的可靠性上。对石黑一雄中篇小说中的某个主题进行分析研究的讨论的国外著作专著有两本,一个是绿蒂雅·高克勒(Lydia Gaukler)的《石黑一雄小说〈远山淡影〉中的记忆》另一个是布赖恩·威廉斯(Brian Willems)的《真实,缺位与克隆:解读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前者是特意对《远山淡影》这部中篇小说中关于回忆手法的研究分析,后者则是特别对《千万别丢下我》这部作品中的人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2014年出版的《石黑一雄与记忆》(*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张玉菁(Yugin Teo)对石黑一雄作品中有关记忆的各类主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详细介绍了石黑一雄关于回忆的叙述技巧。1998年出版的评论集《解读石黑一雄》(*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收录了一些英国作家,例如格林汉姆·斯威夫特,其对《远山淡影》等一些早期作品的解读和评论。2008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黑一雄访谈记录》,这是一部由两位英国作家辛西娅·王(Cynthia F.Wong)、布莱恩·W·谢弗(Brian W. Shaffer)合力整理的关于石黑一雄十余次的各类访谈记录,综合了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这部访谈记录更多的涉及到了石黑一雄个人生活、人生经历、文学创作等方方面面,是一部非常全面而又详细的访谈录。该访谈记录重点在《远山淡影》等六部早期小说上,分别对写作特点、写作手法、作品的主题、回忆者的叙事方法、作者的创作思路都有了深入而又细致的研讨。

二是对作品的跨文化研究。具有双重身份的石黑一雄,其身份特征意义历来都是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这点在上文提到的2008年出版的《石黑一雄访谈录》

中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采访访谈均离不开他这一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和双重文化传统。

截至目前，《全球化语境下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in a Global Context*)这部最新的关于石黑一雄作品的研究著作，是两位著名学者辛西娅·王(Cynthia F.Wong)和胡亚·耶尔德兹(Hulya Yildiz)收集了全球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国家和地区对石黑一雄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他们二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上对石黑一雄作品进行了概况型的总结，此书也是唯一一本站在“全球化”的视角去研究、关注石黑一雄作品的论文集。这两位学者研究成果主要的成就在于对石黑一雄作品的跨文化研究。

三是小说叙述手法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探讨石黑一雄小说的创作研究。典型代表如迈克·佩特里(Mike Petry)的《记忆与身份的叙述：石黑一雄小说研究》，以小说的叙述手法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各类期刊、学术论文中都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讨论。石黑一雄通过“不可靠”的记忆来叙述整个故事，不仅使叙述内容充满多样性和灵活性，也使得作品中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真实丰满。

四是跨学科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瑞安(Ryan)和特里姆(Trimm)两位研究者发表的《职业之中：〈长日留痕〉小说的职业素质与后帝国主义》。该研究以社会学的角度为切入点，深入研究英国社会当中的管家这一独特职业的社会地位以及自我身份缺失等内容。此外还有以国际关系为视角，研究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关系，这类跨学科研究以《长日留痕》为研究对象而发表的《理论与历史之间：国际关系层面中的〈长日留痕〉》中可以看出。

五是叙述技巧、创作观等方面研究。在《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出版发行将近十年后，也就是2009年，由辛周威(Wai-Chew Sim)独自编著的《石黑一雄作品指南》(*Kazuo Ishiguro: A Routledge Guide*)出版发行。与十年前的巴利·刘易斯(Barry Lewis)和辛西娅·王(Cynthia F.Wong)两位学者一样，也是基于对石黑一雄的移民经历、所受到的双重文化影响为研究背景，同样也是分析了早期的六部作品。不同点在于辛周威(Wai-Chew Sim)在他的专著里不仅从叙述技巧、创作观进行分析研究，还从精神分析、精神批评、后殖民批评等多角度进行分析，更是对十年前那二位学者研究的补充和升华。

肖恩·马修斯 (Sean Matthews) 和赛巴斯蒂安·格勒斯 (Sebastian Groes) 编著的《石黑一雄：当代的批评视角》以及肖恩·马修斯 (Sean Matthews)、赛巴斯蒂安·格丝 (Sebastian Gess) 和巴利·刘易斯 (Barry Lewis) 编著的《石黑一雄：小说的新批评》是两本集合不同学者评论文章的专辑。其中《石黑一雄：当代的批评视角》一书甚至涵盖了石黑一雄创作的短篇小说以及电视、电影剧本，研究范围涉及到作品表现的伦理、种族、国家以及文化艺术等多方面，是一本论述比较全面的专著。

由辛西娅·王 (Cynthia F. Wong) 和胡亚·耶尔德兹 (Hulya Yildiz) 编著的《全球化语境下的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in a Global Context*) 和辛周威 (Wai-Chew Sim) 的专著《石黑一雄小说中的全球化与身份错位》，围绕石黑一雄小说创作中的全球影响以及身份认同问题，探讨石黑一雄小说创作对小说主题的把握。这两本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也是唯一两本从“全球化”的视角去关注石黑一雄作品的论文集。这两部著作的特点和贡献在于，它集中收录了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的评论家对石黑一雄作品的评论。另外还有一些论文是以全球文化的文化传播为背景的，如《无法想象的广阔：石黑一雄，翻译与新世界文学》，作者是丽贝卡·L·科维奇 (Rebecca L. Walkowitz)，此人对石黑一雄中篇小说在全球不同语言国家、不同宗教国家能够广为流传的原因，对小说本身的全球化含义展开研究。

总之，国外学者对石黑一雄的研究不仅全面，而且很深入。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一直伴随着石黑一雄的创作生涯。各类研究著作多，涉及面广，呈现系统研究的特点。

## 2. 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国外来说，国内对石黑一雄的了解相对较少，对他的作品的研究相也明显不多，可以追溯到最早发行石黑一雄作品的是中国台湾。1994年，台湾发行了首部中文版《群山淡影》，由冷步梅翻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石黑一雄及其作品才陆续引入国内，直到200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陈小慰翻译的《上海孤儿》，到2008年出版了《长日留痕》。2011年，《远山淡影》、《小夜曲》、《浮世画家》，三部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2012年后可以找到其他作品的相关译本。201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石黑一雄的《被

掩埋的巨人》。此外，由郭国良、徐红主编的《曼布克奖得主短篇小说精选》收录了《战后的夏日》，彭伦主编的《格兰塔不列颠》收录了《美食家》，这两部都是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

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国内对石黑一雄的关注越来越高，研究也更加趋向系统与全面。因此，国内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石黑一雄及其作品的研究专著，这其中包括翻译过来的访谈记录，学术研究者们发表的论文、研究生发表的硕博论文。从已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当前的研究和国外早期研究大致相同，重点集中在石黑一雄的双身份、双背景、移民经历上，研究的主题还停留在单个作品或单个创作主题上。

一是作品主题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是对石黑一雄的单个作品或整体作品的相关主题等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有，救赎主题、怀旧主题、民族文化主题等。一些研究从石黑一雄的单部作品中探讨他对自己的故国日本的怀旧情怀，另外有从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问题着手的研究，分析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叠加和相互影响下，具有双重身份的自我身份迷失。还有将石黑一雄所有中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以救赎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在人文主义精神上的表现。也有以所有作品的自我迷失为研究对象，来阐述石黑一雄的怀旧主题。这方面的代表研究有《寻觅旧事的石黑一雄》（钟志清，《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03期）。还有《历史的余音：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唐岫敏，外国文学，2003年第03期），探讨了石黑一雄的身份认同问题。《石黑一雄小说中的生命主题研究》（魏嘉澜，天津师范大学，2011）、《从负罪感中解脱——石黑一雄〈群山淡景〉中的跨文化思考》（步朝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2年第02期），探讨了对于人性的思考。

二是双重文化背景研究。台湾学者王景智利用社会政治的方法来研究石黑一雄，通过他作品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物形象，探讨小说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现象和原因。代表作有《石黑一雄小说中无家可归的陌生人》。三是后殖民主义角度研究。一些研究者关注石黑一雄作为移民作家身上所带有的“他者”身份。翟世镜、任一鸣所著的《当代英国小说》称“戈迪默和奈保尔是英语移民文学和后殖民小说的先驱，拉什迪和石黑一雄是这个运动的中间人物。”<sup>[1]47</sup>这样就把石黑一雄

---

[1] 翟世镜,任一鸣.当代英国小说[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同时放到了移民作家和后殖民作家之列。国内第一篇研究石黑一雄的论文是2004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朱平的《后殖民语境下的异化、自由与责任——解读〈上海孤儿〉》。这是一篇硕士论文，重点探讨了西欧人的自我文化优越感，以及其他种族文化的偏见。

四是小说艺术的研究。有学者对石黑一雄小说的创作技巧进行研究。201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代广荣的硕士论文《重写经典——论石黑一雄小说〈上海孤儿〉中的戏仿》，梳理了该小说对《远大前程》以及《长日留痕》两部小说的戏仿。台湾学者郑朱雀2010年的英文专著《没有中心的边缘》首次对国外学者认为石黑一雄具有后殖民主义和日裔传统文化的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并对石黑一雄的修辞手法、审美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五是作品写作手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忆性叙述、不可靠叙述上。这类研究较多，例如：姚晓雷的《论不可靠叙述的文体特征——以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S3期）、田丽芳的《〈群山淡景〉中不可靠的同故事叙述分析》（首都师范大学，2012）、黄莉的《在回忆中找寻自我：论〈远山淡影〉中的不可靠叙述》（浙江师范大学，2013）、周晓华的《论〈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述与人物形象》（云南大学，2014），均从不可靠叙述分类上探讨不可靠性，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等。

综上所述，国内对石黑一雄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但从不可靠叙述技巧中的“扣留信息”、“二我差”、“低调陈述”等角度去进一步探讨不可靠叙述的艺术魅力及刻画人物形象方面还不多见。因此，笔者希望这篇论文在这方面可以进行一些探索，重点关注石黑一雄这部中篇小说独特的叙述技巧。

#### 四、研究方法

论文借鉴叙述学理论探讨石黑一雄《远山淡影》的叙述特色，探讨不可靠叙述在《远山淡影》中的呈现，具体包括“扣留信息”、“低调陈述”、“二我差”以及“记忆”等叙述理念在《远山淡影》中的呈现具体呈现。

研究上述问题，从当前研究资料来看，仅参考国内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需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国外的研究成果。如国外对石黑一雄的专著、访谈，以及相关评论等。因此，文献研究法显得尤为重要。要深入研究石黑一雄的小说《远山



淡影》的不可靠叙述技巧与回忆，文本细读和叙述理论是个不能忽视的方法。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和叙述学相关理论。

（1）运用文献研究方法详细分析《远山淡影》的叙述艺术，主要对不可靠叙述在《远山淡影》中的具体呈现进行探讨，对石黑一雄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研究，这些都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因此，文献研究法显得尤为重要。

（2）以文本细读法为基础，只有立足于充分地阅读文本，才能够从石黑一雄的作品中详细分析不可靠叙述在《远山淡影》中的运用，从而分析它的叙述艺术，帮助读者对原作有新的体验和审美享受。

（3）叙述理论。本文依据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及詹姆斯·费伦对韦恩·布斯理论的发展，及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等对不可靠叙述概念的界定及阐释，分析不可靠叙述方法在《远山淡影》中的具体呈现。

## 五、选题的创新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了以记忆与不可靠叙述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去分析记忆书写的独特性，及这种独特性对不可靠叙述技巧有着怎样的影响。通过对作品《远山淡影》的叙述技巧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了解文本之后的隐含信息。从而深入理解作品主人公悦子的内心世界，揭示其内心世界的复杂与痛苦。悦子想要借助回忆去完成个人经历的重塑和自我反省，而叙述技巧的运用就使得这样的重塑和反省得以很好的实现。同时，借助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及对童年日本的记忆等，都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本文运用不可靠叙述技巧与记忆书写的独特性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分析石黑一雄独特的写作风格及深入理解这种写作风格的独特性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 第一章 不可靠叙述与石黑一雄小说的叙述特点

不可靠叙述作为叙述学中一个重要的叙述理论，对探讨作品叙述艺术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篇将通过分析石黑一雄小说的特点，进一步分析这些写作特点与叙述学中的不可靠叙述技巧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写作特点，从而建立其与不可靠叙述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分析这种联系是什么，及这种联系对不可靠叙述与作品的影响。

### 第一节 概述石黑一雄的生平

石黑一雄，2017 年诺奖得主。这一奖项的获得，使得他成为了当前最热门的文学家，已经超越了当初人们对他的文坛移民三雄的称号。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国内文学爱好者喜爱和研究的又一知名作家。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石黑一雄还获得过布克文学奖，其本人又被授予一枚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因为他的小说所表现出强有力的情感力量(Emotional force)使他从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作品先后被翻译成中、法、德等多种语言发行。影视界也对其作品进行了改编，制作成不同语言的影视作品，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作为出生和幼时生长于日本的石黑一雄，在父母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下，尽管其幼年时就移居英国，接受英国教育，但其身上仍有明显的两国文化印迹，这一点石黑一雄在多次的访谈录中都有提及。父母亲的日本传统文化和英式传统文化的融合对石黑一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可寻觅到蛛丝马迹。石黑一雄的身上也兼有明显的日本性和英国性特征。

石黑一雄从小接受了纯正的英式教育，在英国两所著名的大学里进行学习，二十六岁那年就开始了自己文学之路的探索，并开始了自己中篇小说创作。尽管是日本人，但由于长期脱离本国文化，石黑一雄对日语的书写及交流使用甚少。1982 年《远山淡影》发表，作为石黑一雄第一次发表的中篇小说，一经发表就获得不少赞誉。在此对石黑一雄主要作品做如下汇总，见下表。

序号	作品 中文名	作品英文名	获得奖项	获奖 时间
1	《远山淡影》	<i>Pale View of Hills</i>	温尼弗雷德·霍比 奖	1983
2	《浮世画家》	<i>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i>	年度最佳小说奖 和英国最高文学 奖布克奖的提名	1986
3	《长日留痕》	<i>The Remains of the Day</i>	布克奖	1989
4	《无法安慰》	<i>The Unconsoled</i>	“契尔特纳姆”文 学奖	1995
5	《上海孤儿》	<i>When We Were Orphans</i>	布克奖的提名	2000
6	《别让我走》	<i>Never let me go</i>	美国全国书评人 协会提名	2005

除上表所列获奖作品外，石黑一雄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石黑一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获得了极高的荣誉。

石黑一雄是从日本移民至英国，他的这一经历使得他具有一些移民作家的特点，比如对于两国文化和自我身份问题的困惑。移民作家的作品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文化下的种族冲突，但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很难察觉到这一点。

读过石黑一雄小说的人都知道，他的小说场景设置多是远东（相对于英国来说），小说中的主角多是亚洲人，其本人也自称作“国际作家”。熟知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小说主要反映了战争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生命、心灵的创伤，并表达了这种创伤的不易治愈和时间的难以逾越。

在写移民和国际化题材上，石黑一雄创作手法的特点就是深入人类的内心，对心灵进行细致观察，仔细描述人类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这使得他的中篇小说越来越有深度，小说也越来越有深意。这是他的作品屡次获奖的主要原因，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分国籍不分肤色的读者喜欢他作品的真正原因。他的小说没有超越各国读者的知识范围，相反，紧紧围绕着一些全世界读者所关心的国际化主题来创作。他的作品在努力地揭露人类面临的一种共同的处境。

纵观《远山淡影》、《长日留痕》、《上海孤儿》这三部作品，其中分别涉及到希望移民英国的日本寡妇、身为贵族管家的英国人、身处乱世的中国上海人，题材宽泛，内容丰富，即有欧洲传统文化，又有处于战争之中的中日两国，使得读者对其作品惊喜不断，百读不厌。谈到石黑一雄作品的主旋律，不仅有大家广泛研究的阶级思想、往事的回忆，更重要的一点还有逝去的遥不可及的童真。

《远山淡影》的主人公悦子，通过一些回忆片段，把其命运联系起来。悦子的命运时常因回忆而改变，悦子的回忆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线索，石黑一雄很自然的运用回忆手法把悦子的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状况衔接起来，使得主人公生活在回忆之中，也间接的表露出了作者创作这部中篇小说的思想和意图。

本文所研究的这部中篇是基于小说的主角兼叙述者悦子二十年前在日本长崎与一位友人佐知子之间的友谊，这段回忆以小女儿妮基来英国乡下看望悦子的五天时间为线索而展开回忆，回忆内容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以悦子当初执意带大女儿景子来英国的决定是否正确的探讨为中心，围绕她与佐知子，藤原太太，绪方先生，万里子之间的关系而展开。

石黑一雄以回忆的方式来构架小说内容，以第一人称口吻去叙述，这是作者特别偏爱的一种写作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倒叙是他喜爱的手法，通过第一人称的回忆来展开小说内容，赋予小说中主人公饱满的精神情感，通过本文不平静的腔调叙说自我的往事。

## 第二节 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是现代作家常用的写作技巧。在现代小说作家的文学作品里，其应用十分广泛。文学作品里有叙述者与人物之分，有时叙述者就是人物本身，有时叙述者和人物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叙述者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作者去传递所有信息。

要深入理解作品中叙述者的形象，不单是解读叙述者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找出该叙述者话语背后的真正意义，这对阅读现代小说，特别是石黑一雄的小说特别重要。一九六一年，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首次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读者的范式）

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sup>[1]80</sup>我国著名学者申丹对此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在她的一篇名为“何为‘不可靠叙述’”一文中提到两种“不可靠叙述”的方法：一是修辞方法，二是认知（建构）方法。申丹认为两种方法各有优势，没有谁可以取代谁。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都属于修辞性方法的代表。布斯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所谓“规范”：即作品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普遍认为，作品中存在的规范和作者是一致的。“隐含作者”的提出使得作品中还存在一个自我，称之为“第二自我”。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有各式各样的观念立场，为表现这些不同的观念立场，在其作品中往往会暗藏一个另外的作者形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隐含作者”。对于叙述学而言，只有这个作者的“第二自我”才是真实的、可靠地、可批评的、可分析的人格。赵毅衡先生认为，这个作者的第二人格，这个支持作品的价值集合，现代文学理论一般称为“隐指作者”。<sup>[2]80-84</sup>我们不妨也认为，“隐含作者”所表现出的规范也是创造者本身规范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部分。这个说法和布斯所认为的隐含作者的规范参与构成了作品的统一体。

布斯认为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对事实不正确的叙述；另一个是价值判断的不正确或者是偏差造成的不可靠。只要读者觉察出叙述者存在对事实叙述有着不正确的地方或者觉得判断上出现不可靠时，就会形成一种反讽。布斯指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在“事实”轴上的报道或“价值”轴上的判断不可靠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反讽效果。费伦认为，如果某个人物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和叙述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所可能提供的讲述。古人称“皮里阳秋”：“言不由衷”，今人称“正话反说”。也就是说，叙述者的话语与隐含作者实际上的倾向好恶不一致。此外，费伦还将不可靠叙述放置于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费伦根据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效果，既不可靠叙述对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所产生的影响，又把不可靠叙述分为两种形式：“疏远型不可靠性”(estrangingunreliability)、“契约型不可靠性”(bondingunreliability)。疏远型不可靠指的是把叙述者与

---

[1][美]韦恩·C·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2]同上。

作者的读者之间的距离拉大。而契约型则相反，疏远型是用叙述者的视角去审视文本而非隐含作者的视角。契约型是叙述者错误的报道、阐释或判断与作者的读者之间产生距离。这种用叙述者的视角去叙述，容易产生不可靠的叙述。如，在《长日留痕》的结尾处，当史蒂文斯说“戏谑中见温情”时，他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因为他发现嘲讽与戏虐并不能给予任何样式的温情。

有关叙述者是否可靠，很多学者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或者文学批评家的世界观和评判标准，这样就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除此之外，叙述者本身与作品或者作品中暗含的第二自我之间的差别也是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的关键。斯坦泽尔认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就是不可靠叙述者。威廉·里干（William Riggan）则认为，人们会在叙事判断、感知上存在一定误差和局限性，会导致对某些事件的错判、遗忘。因此叙述者会存在一定的不可靠叙述。多凯尔（Elke D.hoker）和马腾斯（Gunther Martens）组编《20 世纪第一人称中的不可靠叙述》（*Narrative Unreliabilit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First --person Novel*）一书，详细阐释了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的具体应用。有关不可靠叙述的具体体现分别如下：语调风格上的低调陈述、不同叙述者间的冲突、叙述者与人物价值观矛盾、天真愚蠢的叙述者、叙述者反社会常规，和叙述者有意回避等。

在此对三个概念进行简单阐述。一是“扣留信息”。赵毅衡在他的著作《当说者被说的时候》里提到“扣留信息”这一概念。现代文学作品为达到某些戏剧化效果，采取了类似“卖关子”的手法，有意无意扣押一部分可以感知到的信息，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环境下可以感知到的信息。甚至用人物为角心的小说，在人物所能感知的范围内，还能进一步自限。如美国杰弗雷·布什的短篇小说《万壑松风图》，这篇小说的方位配合用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主角人物。这是“特许权”最大配合：应当说自己的事全在他的感知范围内。<sup>[1]127</sup>

二是“低调陈述”。李鑫华在《英语修辞格详论》中对“低调陈述”进行了详细阐述。可归结为，“低调陈述既陈述一个事件给人以信息，又用‘低调’表

---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达说话人的感情色彩，让说话人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又感觉到委屈、含蓄的气息，而且这种气息又依语境的不同分别会有讽刺、审慎、幽默等等的意味。”<sup>[1]</sup>

三是“二我差”。“二我差”这个称谓最早是由赵毅衡先生提出的。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讲到：“在第一人称兼人物的小说中，会出现两个自我。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个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交替进行。这里有经验我和叙述自我，即所谓的‘二我差’。人物和叙述者时常抢夺话语主体，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觉察。‘抢话’在第一人称叙述者与其兼的人物之间也能发生。从叙述学角度来看，叙述者‘我’与人物‘我’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叙述者‘我’产生在后，在‘叙述现在’，人物‘我’产生在前，在‘被叙述现在’，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我的故事。”<sup>[2]150</sup>

低调叙述、二我差及扣留信息是石黑一雄自身作品所独有的特点，要深入分析石黑一雄的写作特点，就必须从以上几点入手。借助以上特点可以深入理解石黑一雄的作品，进而体会石黑一雄的叙述技巧。本文将着重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不可靠叙述技巧在作品《远山淡影》中是如何呈现的。

### 第三节 石黑一雄小说的叙述特点

阅读石黑一雄小说中，读者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借助回忆去叙述小说内容，回忆内容的跨度及真实与否完全掌握在叙述者手中。叙述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及周围环境随意改变叙述内容，读者完全是被叙述者牵着鼻子走。因为回忆具有模糊性、遗忘性、欺骗性、可生长性，这样的叙述让读者不由得去思考叙述的内容是否可靠？

在《远山淡影》中，事情的本来面目就像小说的书名一样，只是淡淡的山影。小说主人公悦子四次提到自己对于回忆没有十足的把握。例如：“她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的这个样子’”

---

[1]李鑫华. 英语修辞格详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sup>[1]46</sup>这段话说明悦子已经无法真实的叙述事情的真实过程，也毫不含糊的承认自己叙述的不可靠。石黑一雄也曾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sup>[2]242</sup>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例如小说中反复出现，“我认为……”等等的表述，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陈述，容易产生不可靠的叙述效果，让读者去思考叙述者所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小说中，佐知子找悦子借钱，尽管佐知子当时处境非常艰难，但她在悦子面前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贵和优雅，反而让读者感觉似乎是悦子找佐知子借钱。对于借钱的事情，佐知子说的轻描淡写，只是一点点，你是知道的等。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者不由的去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表达的如此含蓄和委婉。

与此同时，读者还发现，小说中有两条叙述线索同时进行，一个是现在的时间坐标，一个是过去的时间坐标。两条时间坐标交替进行。如小说《远山淡影》中现在的时间坐标是英国，过去的时间坐标是日本。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方式去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叙述不断的在回忆与现实，曾经与当前，英国和日本之间来回穿插。虽然主人公悦子的回忆和现实存在一些因果关系，但我们还是可以在时间轴上找到些许模糊甚至空白的点，要想还原小说中过去的本来面目变得就比较困难。

在《远山淡影》中有两条时间轴，这两条轴交替出现。两个“我”在时间轴上来回穿梭，一个现在的“我”，一个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在审视过去的“我”。两个“我”时而重合，时而分开。如《远山淡影》中现在的“我”悦子在审视过去的“我”佐知子。用现在的视角去审视过去的自己，这样的叙述，使人物内更大丰富，扩充了美感，彰显了叙述的张力。

再如《长日留痕》中的主人公兼叙述者史蒂文斯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以此为自豪，殊不知自己和自己的主人正在参与新一轮的世界大战，并成为这次战争的推动者，之后为此，后悔不已。小说中的史蒂文斯在收到肯顿小姐的来信后，告诉读者肯顿小姐受到婚姻和生活的困扰，她有想

---

[1][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同上。



法返回达林顿的想法。但是，由于读者无法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因此无法判断史蒂文斯的言论是否可靠。

我笑着说道，“在信中的某一处，你写道——让我想想看——‘展示在我面前说的余生犹如一片虚无’。有些话大概就是那个意思。”“是吗，史蒂文斯先生，”她说道，并笑了笑，“我不可能写过那样类似的话。”……………“请让我像您保证，史蒂文斯先生，我面前生活并未展示出一片虚无。举个例子吧，我们正期待抱孙子呢。那是第一个，也许会有好几个呢。”<sup>[1]224</sup>

从肯顿小姐的回复中，读者可以看到，肯顿小姐并未打算回到达林顿府，生活更不是一片虚无，了无生机。在此，史蒂文斯对事件没有如实真实描述的，那么史蒂文斯叙述的可靠性就值得深思了。

通过阅读，了解到《远山淡影》、《浮世画家》及《长日留痕》等都属于战后小说，但小说中却没有任何篇幅去介绍小说的背景情况，而是把背景淡化。不由的让读者去思考作者这样做的用意何在？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地理坐标？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有关这些问题石黑一雄曾经这样回答：

“我选择这些地理位置的设置是有一个特别的理由：他们对我的主题表达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往往被战前和战后的设置所吸引，因为我感兴趣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正在面临着考验，在考验到来之前，人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他们的理想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在这三本书中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sup>[2]</sup>

从石黑一雄自己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这种选择有助于小说主题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能够窥视人们的心理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后的变化。进一步去探讨人们的价值观、理想和现实残酷的反差。以及人们起初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正义的事情，到后来才发现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正确。但这样的背景及地理位置的设置又绝非完全真实，有虚构成份，同时也是这种不可靠叙述技巧在其作品中的更高层次的体现。

我将以某种自信而不揣冒昧地这样说：英格兰的风景是无可媲美的——  
比如今天上午我所见到的那样——它具有的特征是别国风景根本无法具有

---

[1][英]石黑一雄. 长日留痕[M]. 冒国安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1.

[2] Cynthia F. Wong, Bruce King.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76, No. 1.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2002, p. 158-159.

的，尽管那些表面上看去更为激动人心。我深信，在任何实事求是的评论家面前，这种特征都无可争议地表明，英格兰的风景在全世界都是最让人满意的，而且这种特征只有用“伟大绝伦”一词来概括。<sup>[1]27</sup>

读者显然知道史蒂文斯 30 年都呆在达林顿府，未曾外出旅游过，对各国乃至英格兰的风景都是从各类百科全书及《国家地理杂志》上了解到的。由于史蒂文森缺乏对风景知识的了解，使他无法客观评价英国风景，加上英国人独有自信和自豪感，让他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英格兰的风景是最令人满意的世界景观。这些不可靠的叙述不仅描绘了史蒂文斯的虚荣，无知和自豪感，也反映了史蒂文森深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

《浮世画家》中的主人公小野先生，曾经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在当时的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本人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但由于他的善良和极高声誉，却被具有极强侵略倾向的军国主义利用，成为军国主义的“拥护者”。小野先生认为自己当时是为社会的和平与正义而奋斗，但日本战败后，社会开始问罪当时的参与者，小野先生成为国家的罪人。由于自己的原因，曾经极高的声誉不复存在，现在又成为社会的批判者，导致小女儿之前的订婚被取消，一直深居闺阁迟迟未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社会的批判，他是孤独的，他同时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一直在寻求自己心灵的洗礼。小说通过叙述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的不断变化，及周围人们的评价去塑造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让读者深入理解这种叙述的魅力。

通过对石黑一雄几部作品的大致分析，可以看出石黑一雄的作品中的叙述技巧。

1990 年的一次采访中，石黑一雄谈到自己的创作风格。石黑一雄认为有关他的创作风格是评论家和批评家在反复研读他作品的基础上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他自己并不认为这些声音是他有意创造出来的，是创作时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

石黑一雄认为自己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冷静及情感的抑制是自然而然的表露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在与金·赫辛格的一次访谈中，石黑一雄明确提出自己的写作风格：

---

[1][英]石黑一雄. 长日留痕[M]. 冒国安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11.

“我写作的方式不同于别人像拉什迪。我的风格几乎是与拉什迪截然对立的。他们的风格是有这些反转，反转在各个方向都会爆发出来。拉什迪的语言总是似乎达到了一种——通常不用标准的语言去表达意思。只需浏览他书的结构就会有这种可怕的能量。他们只是立刻被安置在每一个方向上，并且他不在意这种任意的安置是否有无地方存放。他会把它安置在任何地方并且留在那里，这就是他的写作风格。我认为他是一个强大的作家。我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委婉的，实际上是一种低调的语言，并试图去隐藏含义，而不是相互追逐，得到一堆词。我对词后隐藏的含义很感兴趣。我想我要有一个备用的、严密的结构，因为我不想让这种即兴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工作。”<sup>[1]</sup>

石黑一雄认为自己的写作风格与拉什迪是截然相反的，拉什迪喜欢制造来自各种方向的急转，他不喜欢常规的表述，他的情感是一时兴起，喷发出来的。而石黑一雄倾向一种含蓄的表达，用一种抑制的情感，低调的手法，平稳的叙述方式去陈述。石黑一雄这种叙述方式，表面内容看似平淡，实则隐含内容丰富，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对于作品的主题表达具有深化作用。

2000年巴利·刘易斯（Barry Lewis）在《曼彻斯特大学报刊》（*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发表的有关石黑一雄的评论上说到：“显然，石黑一雄总是被这种不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者所吸引，特别是人们通过塑造历史去获得尊严的这种方式。并且他所阐释的社会世界的存在主人公是有意识模型的，例如，伍德豪斯的幽默小说就是有这样的意识模型的。”<sup>[2]</sup>巴利·刘易斯（Barry Lewis）认为石黑一雄被叙述的不稳定性和叙述者的不可靠所吸引，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石黑一雄倾向于用低调陈述，隐含信息等去衬托叙述者的不可靠。巴利·刘易斯最大的研究成就是，石黑一雄在他的不可靠叙述的人物创作中和他们经常在高度紧张的情节中让人感到困惑，这是石黑一雄有意识的运用了弗洛伊德的‘追悟’，这些“追悟”，和意义见于各种暗示，歪曲事实的碎片，以及每一部小说的平行结构。

---

[1]Allan Vorda, Kim Herzinger.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n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p. 135.

[2]Yugin Teo, “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记忆是石黑一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邱华栋在其所选编的《长篇小说选刊》中，称石黑一雄是一个“寻觅旧事的圣手”。通过解读其六部中篇小说，分析了石黑一雄身上日本文化的烙印。邱华栋认为，由于石黑一雄亚洲人种和血缘的关系，注定使石黑一雄成为一个在日本和英国之间寻觅写作题材、在陈旧的往事中寻找摆渡之舟的跨文化和记忆的人。<sup>[1]</sup>

由于石黑一雄特殊的身份认同问题，回忆就成为其寻求身份、文化认同的一个关键点。在石黑一雄看来，为使自己可以自由顺畅的创作，他用回忆把曾经和当前联系在一起，串起一连串的记忆碎片，将人物复杂的内心和他的创作意图展现出来，以达到不可靠叙述所引发的各种效果。<sup>[2]292</sup>

回忆是人的一个主观过程，随着时间的逝去变得模糊不清。石黑一雄将回忆比作审视自我过去生活的过滤器，而且是加入了人的选择和情感的过滤器。<sup>[3]241</sup>可见回忆是有选择的回忆，叙述者可以随时控制自己所讲述的东西，因此叙述者所讲述的东西，未必是可靠的，读者不能完全相信，所以要用批判性的眼光再次阅读。<sup>[4]</sup>《远山淡影》、《长日留痕》和《浮世画家》等都是借助叙述者的回忆去展开故事内容的叙述。但回忆具有朦胧性、遗忘性、可生长性和模糊性。这些会导致叙述的不可靠性。叙述者的回忆充满矛盾和空白，所以读者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叙述者所讲述的东西。通过学术分析石黑一雄的叙述特点发现其手法与前面几位学者所提到的“扣留信息”、“低调陈述”及“二我差”颇为暗合。所以下面通过文本分析来证明，并阐释这些手法运用的意义和价值。

---

[1]邱华栋. 石黑一雄——寻觅旧事的圣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2][英]石黑一雄. 上海孤儿[M]. 陈小慰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1.

[3][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4]Lydia Gaukler. The Aspect of Momory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M]. Grin Verlag Press, 2009.1.

## 第二章 不可靠叙述在《远山淡影》中的呈现

不可靠叙述技巧有很多表现方面,本节将借助不可靠叙述技巧的相关理论具体分析其在作品《远山淡影》中的呈现。从而阐释这些技巧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对不可靠叙述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及这些技巧存活的基础是什么等。通过对这些叙述技巧的分析从而体会不可靠叙述高超的艺术魅力。具体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深入分析,分别为“扣留信息”、“低调陈述”、“二我差”。分别分析这三种表现形式对小说主题及意义的影响。

### 第一节 扣押特许信息

《远山淡影》中很多信息不明确,没有完整的情节,叙述者有意扣押下很多关键信息,把话说得不是很明白,让读者试图通过叙述者的间断叙述去寻找小说所隐含的信息,但这些蛛丝马迹又像是无意间留下的。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中提到:“实际上小说都多多少少用扣押特许范围内能感知的信息来‘卖关子’,以制造戏剧化效果,有的小说叙述者就始终不愿提供某些信息。”

<sup>[1]</sup><sub>126-128</sub>这种故意卖关子的写作方法,非常吊人胃口,极大的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让人不由的想去揭开真面目,一探究竟。赵毅衡把这种故意卖关子的方式取名为“扣留信息”,指的是扣押特许的关键信息。

《远山淡影》中没有任何篇幅去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却无处不在,包括在主人公悦子、藤原太太、绪方先生等身上都有体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石黑一雄通过仅有的几个人物去展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极大精神创伤。虽然这只是战争带来的一个缩影,但却让读者深刻的感受到这种精神创伤的极大危害,人们很难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只能借助回忆去回顾过去,去追忆过去,希望从过去美好的回忆中找回片刻的快乐和曾经丢失的记忆。但这种回忆是具有间断性的,生长性的,

---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模糊的，有所隐含的，并不是纯回忆。需要读者从故事点点滴滴的信息中对内容进行拼凑，还原故事内容。

在石黑一雄的所有作品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信息明明可以叙述得很清楚，说得明明白白，但叙述者却有意回避，反而扣押不说，让读者去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叙述方式，特别能调动读者的神经系统，让读者的神经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对小说情节发展怀有强烈的期待。这种叙述方式，不仅不是一种叙述上的失败，反而是一种叙述上的美。省略有省略的美，就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不需要刻意，反而需要一种默契，有时一个手势或者眼神就足以表达所要说明的意思。石黑一雄认为不可说的事物有两类，分别指的是未说出的东西和一种由于长时间未说出而最后可能到达了无法说出的情况。这种不可说的东西，有时是由于时间的或者场合的原因，不方便说出，以至于慢慢的反而说不出来。这使我们对石黑一雄笔下的日本人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看似刻板，冷漠，反而有另一种独特之美。

《远山淡影》这部小说充满了回忆，小说的故事内容是以回忆的间断性来叙述的。我们都知道，回忆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因为回忆具有模糊性，欺骗性。回忆具有模糊性，因而回忆是不可靠的。主人公的回忆充满了矛盾，读者需要借助有限的回忆和矛盾，去填补回忆当中的空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记忆会越来越模糊，叙述者可以有选择的进行回忆，并且回忆越模糊不清，就越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

书中第三章有这样一段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这个样子……”<sup>[1]46</sup>这段话表明，叙述者悦子对自己所叙述的回忆在寻找借口，如果自己叙述的不真实，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时间太久了。回忆是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的，但悦子以这种记忆的模糊性来欺骗自己，麻痹自己，误导读者。悦子的回忆穿插在二十年前及小女儿妮基来看望自己的五天时间当中，往事不断的浮现在她的脑海当中，悦子陷入了过去的回忆之中。悦子的故事通过她所认识的一个朋友佐知子的经历来讲述。或许因为自己的事情难于启齿，罪恶太深，只能借用别人的口吻讲述。小说中有很多信息没有直

---

[1] [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接说出来，而是留下空白，这种有意的扣留信息，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空间去想象，制造悬念，引人思考。

悦子的回忆是扭曲的，读者不能完全相信她所说的话。小说中对于大女儿景子的死，以及当初为什么执意带女儿去日本等都没有交代清楚，在事情即将接近真相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叙述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叙述自己在二战后与一位友人之间的故事。这都是叙述者悦子有意回避的问题，有意为读者留下想象空间。读者会去思考，对于女儿自杀这件事情悦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以及她女儿为什么要自杀？但悦子却把这些都问题扣押下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探究。

在作品《远山淡影》中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没有任何篇幅去讲述景子及悦子在英国的生活，对于他们在英国的具体生活我们无从知晓。小说反而是以回忆一位故友的形式去讲述过去的往事。现实穿插着回忆，对于景子在英国的情况，只能从悦子与小女儿妮基的交流中，能够得以大致了解。由于当初悦子执意带景子来日本违背孩子当时的意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以及当时作为母亲的悦子一心只想着如何能尽快离开日本并为此事而不断奔波，完全忽视了女儿的心理变化，缺乏对女儿内心的关怀，最终造成女儿，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以至于到英国后无法与新家融为一体，最后造成了女儿自杀的悲剧。女儿的死让悦子开始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去思考自己当初的做法是否像自己一直坚持的那么正确，这种所谓的正确带给女儿景子的是什么呢，这一切问题在悦子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是女儿的死触动了悦子的内心，让悦子才开始尝试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去思考作为一位母亲自己是否称职。

有关这个问题石黑一雄曾说，在某种层次上，他们必须知道他们所要回避的是什么呢，而这决定了他们的路线是通过回忆，还是通过过去去展开。他们过度的担忧过去，这是没有偶然性的。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当初的决定并不是所谓的那么正确。但是因为回忆是非常危险的东西，而且非常模糊可以满足自我自欺。<sup>[1]</sup>石黑一雄认为，叙述者明白自己要去叙述什么，也知道想通过回忆去说明什么。他们之所以表示对过去的担忧，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过去所做的并不一定是对的。但回忆本身是具有模糊性，是一种自我欺骗。有时当叙述者想

---

[1] Cynthia F. Wong, Bruce King.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76, No. 1.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2002, p. 23.

要通过回忆去表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所有表述的内容已经没有了，只能通过“回忆”去自由拼凑。只能为读者留下无限的空白，让读者去思考。

小说中悦子曾多次申明自己离开日本是为了女儿着想，是把女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尽管悦子多次强调自己是为了景子着想，是为了景子的未来才决定去英国的，但通过阅读小说，读者可以感觉到，这种做法似乎更符合悦子自己。是悦子自己为了寻求新生活，借着女儿的名义，说一定要去英国。这种扣留信息的设置，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悦子，作为母亲的自私，最总造成了景子自杀的惨剧。

“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愿意在想它们。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再想这些也没有用了。”

“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可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sup>[1]49</sup> 这段内容反复强调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带女儿离开日本去美国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而且一切都是以女儿的利益为主的。但另外一句又似乎是说漏了嘴，自己心里非常明确自己这样做的后果。读者不禁要问了，叙述者悦子明知道结果是这样，但却一直误导读者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理由是正当的，让读者跟着错误的方向去解读，直到自己说漏嘴，读者才恍然大悟，悦子的话是不可信的，她一直都是在骗自己和读者，对于女儿的自杀，她有着很大的责任，或许是由于她一直固执的要带女儿离开日本，离开原本女儿熟悉的生活，还有缺乏对女儿的关怀等等，才酿成了最终的惨剧。叙述者悦子的话，前后不一，矛盾重重，她所说的话，有待思量。由此可以判断出她应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例如，万里子在战争爆发时看到的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那个场景，当时那个孩子被炸死。也许在那个时候，万里子就想过自杀，只是一直压抑着，没有爆发出来。文中有这样一件事情：万里子晚上又很晚没有回家，佐知子找到悦子请求帮忙找，悦子家人提到报警，被佐知子一口回绝了。找到万里子时，她似乎是从哪摔下来，静静的躺在那，悦子刚开以为万里子死了，但后面听到声音，才知道没有。但万里子，当时是要自杀的，腿上都是血，对于女儿的情况，佐知子，轻描淡写的说道，没事，只是一点擦伤，显得异常平静。这时读者似乎就有疑问了，自己女儿试图要自杀，而作为母亲的反应太过平静，这与她口中一直说一切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着明显的讽刺意味。

---

[1][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扣留信息的运用，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读者可以通过叙述者提供的点滴信息，去拼凑理解作品的内在意义。记忆引起了回忆的过程，但也是有关遗忘的过程。在记忆的叙述过程中，记忆的不准确性和遗忘性也带来了叙事中的隐藏和省略，这就是扣留信息运用的体现。需要读者去寻求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描述之外的话语。去理解隐藏在小说中的自然之美和未表达出的内容。省略意味着故事时间少于叙述时间。读者需要在有限的叙述和回忆中，去还原故事全貌，去深入理解故事内容及小说主题。小说中有许多留白之处，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力对这些‘未定点’和意义空白进行填充。这种扣留信息的应用能够很好的阐释不可靠叙述技巧在作品中的具体呈现。

此外，石黑一雄在处理叙事空间时有意识地选择有意义的场景，利用叙事空间的不确定性突出重要的一些场景，另一方面淡化甚至完全忽略许多不重要的东西。这种方法就像中国画的“留白”。这种隐含的叙述并不强调故事的完整性。相反，它被描绘在一个有意义的场景中。由于人物和事件的不完整，他们的目的是在叙述中创造一个空白。一方面，这需要读者充满想象力。另一方面，这种差距也延伸了小说的想象空间，并扩大了作品的叙述内容，这对小说主题的深化和增强审美意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 第二节 以轻写重的低调陈述

低调陈述不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叙事策略，对小说叙事艺术产生重大影响。叙述者低调的叙述会导致不可靠的叙述。李鑫华在《英语修辞格详论》说道：“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低调陈述’的语言功能可分为两部分，‘低调’侧重于‘感染’的（*affective*）功能，‘陈述’偏重于认知性的（*cognitive*）。”<sup>[1]</sup>低调陈述在‘表事’和‘表情’中都有所偏见。总而言之，低调陈述表明事件向人们提供信息，而“低调”则表达说话人的情绪色彩。让说话者在获得信息的同时感受到悲伤和隐含的气氛，这种气息会根据上下文的不同而具有讽刺，谨慎，幽默等特点。

---

[1]李鑫华. 英语修辞格详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低调陈述在作品中运用的特别多。有时作家为了让读者把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区分开，对作品中的一些场景不进行细致的描写，采用低调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根据仅有的信息去揣摩小说的隐藏含义。这种技巧的优点是，给人一种叙述上的客观性。有时叙述者还会故意正话反说，这也是低调陈述的一种。这样做，首先能保证叙述的客观性。其次，能把读者引入叙述者所设定的情景当中，引发读者思考。

如小说《远山淡影》中有这样一段话：

“是啊，当然。所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笑了笑，把茶递给我。“抱歉，悦子，我并没有要取笑你。其实，我有事要找你。一点小忙。”“是这样子的，悦子，一些事情没有照我的计划的那样。结果，我发现自己的钱不够了。不是什么大数目，你知道的就一点点。”<sup>[1]17</sup>

这段话明显表明佐知子（即悦子）现在处境很困难，急需要帮助，读者知道她是希望悦子给藤原太太说让她去藤原太太的面馆工作，但她又说的似乎不那么要紧，貌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这是她目前非常紧急解决的事情。简单叙述，说明问题，但又不加评述。从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感知，佐知子是一个非常要强，又有极强自尊心的人。明明是目前生活非常艰难，急需找份工作，解决目前处境，但又说的那么不在意，似乎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采取自我保护的方式，害怕再次受到伤害，这种叙述，可以增加读者对文本的思考。这种由轻到重的叙事策略，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及小说主题的表达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次，佐知子把去美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美国酒鬼的身上，从万里子的口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混蛋，然而佐知子一直对他抱有希望，直到一次，那个美国酒鬼又骗了她没有如约带他们去美国，佐知子去酒吧找他，看到他和酒吧女郎厮混在一起，最终她似乎彻底失望了，对悦子说她怎么能把想希望寄托在一个酒鬼的身上呢。然而，没过多久她又给悦子说自己要去美国了，那个美国佬会守信的……，这似乎让读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佐知子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身上，把自己和女儿交到这样的人的手上，前途顿时一片渺茫，这就是口口声声说把女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母亲说的话。读者此时似乎明白了，这是叙述者在自欺欺人罢了。

---

[1][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如“走了？可他有没有在旅馆里留口信给你？”

佐知子笑了。“你太吃惊了，悦子，”她说。“没有，他什么也没留。他们只知道他昨天上午离开的。老实说，我猜到会这样。”<sup>[1]83</sup>

作为佐知子，她显然知道结果是这样子，而且后面还说道：“这对我来说不新鲜了。我已经学会预料到这类情况。”<sup>[2]83</sup>

可见她自己在自欺欺人，一直在给自己编织一个美好的梦，但这个梦一次又一次的破碎了，去美国的梦想一直遥遥无期。到这里，读者似乎会发现，一直以来要离开日本，去美国的人是佐知子自己，而不是女儿万里子，她一直口口声声强调是为了女儿的利益，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这些都是托词。佐知子是为了自己想要尽快离开日本，而不是像自己口中所说的是为了女儿。因为战争的摧残，佐知子想要尽快远离战争带来的创伤，所以离开日本成为其活下去的希望。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压根靠不住的人身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在知道弗兰克又一次不辞而别的时候，佐知子没激烈的情绪反应，反而很平静的面对这一切，似乎这跟她没有关系，只是在简单的讲述别人的事情。这种看似微不足道、正话反说的方式，却映衬出佐知子内心其实很绝望，但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低调陈述，把明显很重要很在意的事情，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不在意的口吻表现出来，这种以轻写重的手法，会有出乎不意的效果。如佐知子明显特别急迫想去美国，恨不得能马上飞过去，在被那个美国佬弗兰克一次又一次的失约后明显很是生气，但却表现的很不在意，这都是以轻写重的体现。

丈夫二郎参加一个谈判会议，显然是很重要的会议，对自己的晋升及以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却对妻子和父亲表现的很随意，没有什么的感觉，只是一次普通的会议，这也是以轻来写重的体现。还有由于父亲绪方先生住在儿子二郎家几次谈论到自己在书店看到以前带的一个学生重庆写的一篇他和藤野先生教学的文章，文章严厉评判了绪方先生和藤野老师，绪方先生深表痛心，想知道缘由，但儿子二郎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只说没有，您是受人尊重的老师，怎么有人会那么写呢，父亲您多想了等。这里对二郎对父亲的恭敬之辞，显然是一种托词，有种故意正话反说的意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不可靠叙述，并不见得

---

[1][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同上。

只是对事件的不真实记录，而是由于叙述者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对自己所要叙述的人和物带有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会造成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偏差，而这种偏差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赵毅衡先生认为，在作品中，叙述者的不可靠与可靠是有意安排的，这种安排是有目的的。可以让读者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进行辨别，全面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深入理解这种叙述的艺术魅力。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上会有明显的反讽效果。这种效果更有助于深入挖掘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远山淡影》中主人公悦子的叙述讲的是别人与她之间发生的事情，塑造的是自己一个传统的、尽本分的妻子形象。但实际上却是借别人的口去讲述自己一直难以启齿或者很难面对的事情，给自己的内心试图寻找一丝的安慰。悦子一直对景子自杀一事，无法释怀。在她的心里一直很明白，景子最后的自杀，与她自己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是自己一直不敢面对这样的事实，以至于在书中对景子自杀一事的原因只字未提，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对理解悦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一定的帮助。

低调陈述作为一种重要的叙述策略，对于不可靠叙述技巧的运用有着巨大的推动力。有时叙述者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对自己所要叙述的人和物带有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会造成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偏差，而这种偏差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小说中叙述者悦子是间断性回忆自己过去的往事，这些回忆是有现实依据的，并非都是虚构的内容。而这种真实与虚构性回忆之间的偏差，造成了叙述上的张力。使得叙述层次上更加丰富和深刻，艺术魅力更强。叙述上的委婉、含蓄及低调的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只给读者提供一些信息，而不加评论。这似乎是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客观的叙述方式，让读者误以为，叙述者所讲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结果并非如此。这就需要读者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去探究叙述者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从而引出叙述的不可靠性。由此可见不可靠叙述技巧始终贯穿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需要读者去仔细捕捉。这种看似虚构的写作方式是小说叙事技巧的具体体现。由于叙述者的局限性和人物的认知水平，有时叙述是不可靠的，这就需要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思考，发现叙述者话语的某种缺陷，从而增强读者的阅读快乐。

### 第三节 经验之我与叙述之我

在一部作品中，当叙述者用有限的内容去讲述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故事时，会形成一个时间轴。在这个有限的时间轴里，有两个“我”，分别是人物“我”和叙述者“我”，这两个“我”不是完全相同的。人物“我”存在于人物时间中，叙述者“我”存在于故事时间中，这两个“我”互相提供视角和经验，两个“我”时而重合，时而分离，形成叙述张力。

“二我差”这个称谓最早是由赵毅衡先生提出的。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讲到：“在第一人称兼人物的小说中，会出现两个自我。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个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交替进行。这里有经验我和叙述自我，即所谓的‘二我差’”。<sup>[1]</sup><sup>150</sup>人物和叙述者时常抢夺话语主体，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觉察。‘抢话’在第一人称叙述者与兼人物之间也能发生。从叙述学的视角来看，这两个“我”时而是同一个人，时而又不是，两个“我”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小说《远山淡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作品中有两个“我”，分别为叙述者“我”和人物“我”。读者有时发现，感觉叙述者不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别人的故事。这种通过别人的故事来讲述自己故事的形式在作品中有很多处体现。《远山淡影》中有这一段：

比起英国，日本城市里的旅馆、茶馆、商店似乎更加喜欢夜幕降临；天还没黑，窗户上的灯笼、门口的霓虹招牌早早就亮起来了。那天傍晚，当我们重新走上长崎的街道时，已经灯火通明了；我们快傍晚时离开稻佐山，在滨屋百货公司里的美食街吃了饭。晚饭后，我们还是不想回去，在巷子里慢慢地溜达，并不急着去电车站。我记得那时的年轻情侣流行在街上牵手——我和二郎从来没有过——我们一路走着，看见很多这样的情侣在寻找晚上的娱乐。夏天傍晚的天空变成了浅紫色。<sup>[2]</sup><sup>152-153</sup>

---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英]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比起英国，日本的城市夜晚如何如何等，还有我和二郎从来没有过像年轻情侣那样牵过手等，都表明这是叙述者在回忆时的口气。叙述者是个经历战乱之苦的寡妇，对生活的绝望与无奈，在小女儿来看自己的五天时光里，回忆自己二十年前所经历的事情。而我们继续在街上溜达等，是人物的口气。这里有回忆与现实的穿插，很好的让人区分开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在第一人称的作品中，总是存在着两个“我”，而这两个我有时似乎是同一个人。而“二我差”问题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我”之中，当这两个“我”重合时“二我差”问题就会消失。

《远山淡影》的时间轴，穿插在小女儿妮基去乡下看望母亲悦子的五天时间里。在女儿来看望悦子的这段时间里，悦子通过与妮基的交谈，回忆起了自己二十年前在日本的往事。悦子的心理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叙述者悦子将自己在日本的二十年生活压缩在小女儿看望自己的这五天时间里。作品的故事穿插在现在与过去之中，叙述者借助回忆，让自己的思维在不同的时空中随意跳动，给人一种如山水画的感觉，时而真实，时而虚幻。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无处不在，战后一切都在改变，人心也在变，在战争中人们失去了很多。小说以仅有的几个人物为缩影去阐释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战后人们的道德及精神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悦子、藤原太太都在战争失去了一切，可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藤原太太和战争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和夫相依为命，生活积极乐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悦子，很难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不像藤原太太那样乐观。《远山淡影》中有这一段：

“爸爸，她并觉得开面馆是件丢人的事。她觉得自豪。她说她一直想做生意，不管是多么小的生意。我想您去看她，她会很高兴的。”<sup>[1]170</sup>

这段话是显然是以人物“我”的说话口吻讲述的，藤原太太，尽管在原子弹爆炸事件中失去了曾经的一切，但她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仍然继续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还要给自己的儿子和夫娶媳妇等。对她来说，生活还是有盼头的。文中多次暗示出，藤原太太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这同时也反衬出，悦子、佐知子，很难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因此，才会出现后面的话，每次藤原太太见到悦子，总给她说要开一点，高兴一些，未来的生活还是美好的。但悦子每次都在强调自己没有不开心。到后面悦子也自己说，她应该往前看。这都表明悦子在自欺。

---

[1][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这些战后心理的变化及道德观的变化，都是石黑一雄向读者通过小说表面内容的叙述去深究小说内在主题意义的表达。

《远山淡影》中一个叙述者“我”和一个人物“我”在不断的交替出现，以两种不同的视角去进行描述。现在的我以一种全新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我，去重新审视过去的我。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是不同的，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正是“二我差”的具体体现。当看完小说后，读者猛然会发现，其实悦子就是佐知子，景子就是万里子。

石黑一雄在大学期间在外做义工时，常听一些人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石黑一雄认为这种方式非常有趣，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实验。悦子借佐知子的口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读者一直沉浸在悦子所编制的故事之中，直到小说后面悦子无疑中说出，那天我们坐了缆车，景子很高兴等。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悦子一直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读者一直沉浸在悦子所构造的梦中，突然惊醒，此刻惊醒的不仅仅是读者也包括悦子自己，悦子不想再试图去伪装了。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小说具有非常强的戏剧效果，此时两个“我”重合，所谓的“二我差”也就不存在了。那么石黑一雄这样写的原因是什么？石黑一雄认为，有时借用某人之口来谈论某些事可能会更好，因为某人的经历太过痛苦或者他们不方便说出。

“二我差”的运用，使读者能够清楚的区分小说《远山淡影》中的人物和叙述者的不同，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加深对不可靠叙述技巧的理解。那“二我差”是如何存在的？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叙述者具有全知的视角，叙述内容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等，叙述者都是可以掌控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有一种时间长度的体验，在时间长度的体验中去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对于塑造人物的心理，挖掘人物内心变化有着促进作用，同时能够加深读者对小说艺术魅力的理解。

小说中的人物因当时的自我审视和心理体验而有所不同，加之当时人物的叙述能力有限等等，就有现在的我去叙述过去的我的故事。这两个我是不同的，就必然会存在“二我差”。“二我差”的运用，能够使读者从叙述的矛盾中去体会叙述的价值与魅力。

“二我差”、“扣留信息”及“低调叙述”等方式都是在作品人物所展开的记忆中具体呈现出来。只有借助记忆这一媒介，以上叙述方式才有存活的土壤。

因而想要深入理解石黑一雄高超的叙述技巧，就需要理解石黑一雄所书写的意象——记忆。记忆是什么，记忆是如何存在的，以及记忆存在的意义等都需要不断的探讨。只有了解了石黑一雄的记忆，才能深入理解石黑一雄的作品，进而探究其叙述方式。



### 第三章 记忆在《远山淡影》中的运用

石黑一雄非常喜欢记忆这种叙述方式，在石黑一雄的每部作品中，几乎都有对记忆主题的书写。记忆是石黑一雄作品中人物及事件存活的土壤，想要深入理解石黑一雄不可靠叙述技巧的艺术魅力，就要借助记忆这个载体，通过记忆去揭示其存在的意义及价值。那么记忆是什么，记忆是如何存在的，记忆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等这些都是需要探究的。本节将通过对记忆问题的探讨，进而分析记忆书写的独特性和这种独特性对不可靠叙述技巧的影响。

#### 第一节 记忆的界定

记忆它属于一种心理上的记忆，它可以引起回忆上的美感。Memory，一名词可以被翻译为记忆、回忆。“‘记忆’（memory）这个词有很多层次的含义，但重点可以被归纳为两组意义。记忆可以指代我们回忆过去的某种能力，因而代表这一般被归属于大脑的一种功能。但是，它当然也意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一个人、一种情感、一段经历——的一个更抽象的概念。”<sup>[1]</sup>正是因为有了记忆，所以才能够引起人们的不断回忆。记忆是一个引起了回忆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有关遗忘的过程。因为随着记忆的时间久远，有些记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这就需要借助某种凭借对回忆的内容加以重现。因而，记忆成为了一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通过记忆可以深挖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的阐释这一主题的意义。诺贝尔获奖者石黑一雄对记忆特别钟爱，在多次访谈中都流露出自己对这一主题的偏爱。石黑一雄是一位擅长书写回忆主题的作家。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记忆已经展开了多样化的研究。但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去研究，成为了人们不断追求的研究对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把记忆当做人类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经过不断的实验证明“记忆是过去经验在脑

---

[1][英]法拉，帕特森. 记忆[M]. 张晓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海中的保持和重现”。<sup>[1]</sup>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记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人们不仅不再将记忆视为被动的储藏室，而是赋予其更为积极的内容，将记忆看成是有目的的‘追寻意义’的过程。”<sup>[2]</sup>记忆包括识记、保持和重现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形象的演示了从“记”到“忆”的过程。回忆指“经验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能把它重现回想起来。”<sup>[3]</sup>因此，回忆是记忆的表现形式，是记忆重现的载体。回忆的过程，把人生的种种记忆在脑海中重现了出来，在这个重现的过程中，展开了对往事的思考，通过思考和追寻，体验新的记忆之旅。

关于记忆的分类，人们通常习惯上把记忆分为有意记忆和无意记忆两种。“有意记忆指有回忆的目的任务，自觉地去追忆以往的某些经验。”“无意回忆指没有预定的目的、任务，只是在某种情景中自然而然的就回想起某些旧经验。”<sup>[4]</sup>这种触景生情的方法在文学作品中应用的也是很普遍的，就如上文提到的记忆重现，这在石黑一雄作品《远山淡影》中悦子对景子的回忆中展示的是淋漓尽致。悦子通过与小女儿妮基之间的对话，使往事不由的一幕幕地浮现在悦子的脑海中，悦子一直很难从景子之死的情结中释怀。这把悦子这种复杂的心境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回忆是有选择性、生长性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对人和事的简单复制粘贴，回忆是对生活中的人和事的加工和重组，通过回忆会展示出新的内涵。亚里士多德认为“回忆不同于记忆并非只是在时间上，而且还在于，许多其他动物也拥有记忆，但是在已知的动物中；除人以外都不能回忆。”<sup>[5]</sup>因此，我们可以说，回忆是人类所特有机制。回忆者可以对记忆进行适当的加工，并在回忆的过程中对自我进行审视。通过自我审视使当初不能释怀或者心里的刺痛点得到释放。同时，我们知道回忆并不是把往事在脑海中简单的回放一遍。心理学上认为“记忆并非

---

[1]叶奕乾,祝培里.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鲁忠义,杜建政.记忆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叶奕乾,祝培里.石黑一雄.心理学(修订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同上。

[5]亚里士多德,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是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构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的细节有关。”<sup>[1]</sup>

例如，童年或者少年时期的经历，以及所体验过的事情、感情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但其却会在人的心理层面上停留，这些印象的最终沉淀会成为一个个的心理刺痛点。而这个刺痛点，多年后会借助某一凭借完成对记忆的复原，从而回到当时的场景当中。石黑一雄幼年的经历会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烙印。这种跨文化的生活，会使石黑一雄产生陌生感，有时似乎想要试图逃离这样的环境，但却无处可去。最终，石黑一雄只能将自己的记忆埋藏起来，通过一个个人物之口间接的抒发出来。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悦子借助小女儿来看望自己的5天时间完成了记忆的恢复。《长日留痕》中的史蒂文斯借助自己休假出游的时间进行了人生思考，完成了记忆的恢复。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借助了某一场景很好的完成了记忆的重现。

记忆引起了回忆的过程。在文学创作中，回忆就像孕育作家所想的巨大温床。回忆总是延绵的、杂乱的、感性的。这感性的东西会由于时间的距离久远而变得心灵化了。在时间的逐渐流逝中，过去的人和事都沉淀在遥远的过去，经由一个偶然的时机才突然跳出庞杂的记忆中。这样的回忆与作家的生活体验是有关系的。“我在某个地方读到，作家或者可能所有的艺术家都被他们早年生活鲜明的记忆困扰或追逐者——就像老年人一样，他们有用的日常记忆正在衰退。”<sup>[2]</sup>这说明回忆并不是纯回忆，同时也包含着对过去回忆的遗忘。是对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的追忆。

记忆是一个遗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追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对自己往事的认可，也有对往事的排斥，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对于移民作家来说，经历了文化与生活的巨大变迁，回忆不仅仅意味着是进入审美经验的途径，同时也意味着作家在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不断追寻，借助回忆完成了心历的旅程。

---

[1] [英]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和社会的心理研究[M]. 黎炜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 [英]A. S. 拜厄特. 记忆与小说的构成[M]. 法拉, 帕特森, 户晓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 第二节 记忆的不可靠性

阅读石黑一雄小说，发现他非常擅长运用回忆这种方式去讲故事。回忆这种方式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通过回忆，把这种体验内化的更为真实。他所有作品中都有回忆的。作品中的回忆与石黑一雄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石黑一雄5岁随父母定居英国，突然间离开了自己的母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这一环境对石黑一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介入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石黑一雄作为一个移民作家很难融入其中，因而童年母国的生活及回忆在石黑一雄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石黑一雄借助对母国的回忆，以及生活的种种体验，展开了其作品的构想。借助作品进而淡淡的表达出自己对母国及移民国家的感情，所以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人物的回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回忆，而是穿插了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在其中，作品人物的人生体验及感悟，同样也隐约的表达出作家自身的体验。因而，记忆是石黑一雄特别偏爱的一种书写方式。张玉菁（Yugin Teo）著的《石黑一雄与记忆》（*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中重点谈论了石黑一雄的写作特点，以及他对回忆的钟爱，和这种写作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等。石黑一雄对回忆非常感兴趣，因为他说回忆是人们审视过去的过滤器。回忆总是有色彩的——有自我的欺骗、内疚、自尊心、怀旧等。他发现回忆无休止地令人着迷，可以给他写作上带来很多灵感。从现在的视角去回忆过去，讲述过去所发生的故事，带有淡淡的忧伤，石黑一雄把这种方式称为一种均衡。人们当时自身的迷失与后来重新认识自己之间的一种均衡，石黑一雄作品下的人物回归到过去，通常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感。这种设置原因是，时间不可能停留或去治愈过去的伤痛。这种回归过去的方式只是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安慰，因为失去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远山淡影》中这种回归往事的过程和未解决事件的压力在叙述者的叙述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石黑一雄曾说喜欢这种以成熟年长的方式回顾过去。因为在回顾往事的过程中叙述者有机会去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的对与错。石黑一雄小说当中的回忆，给人感觉是自然而然的回忆，是一种主观感情的流露，伴随着叙事内容的发展而进行。通过叙述者主观经历及在巨大的个人压力之下的叙述，这使得叙述内在结构和内容变的不一致和不可靠。叙述者试

图用现在的环境去重新认识过去的记忆。去挖掘记忆过程的复杂性并且重新叙述事件的发生，从而导致了对于过去事件的不准确和主观性。这种主观回忆往事的方式，通过读者对于文本的回应来体现。石黑一雄的写作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思考的空间，他的作品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进入到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世界中去。他对回忆的灵活运用，使读者能够积极的参与到他作品人物的回忆当中。他的这种方式使读者能够把自身的个人经历和叙述者的经历联系起来，不仅能够触动读者在某一文化上的记忆，而且是读者记忆的汇总。《远山淡影》中的叙述者悦子并不是想忘记自己过去的记忆，而是通过对过去丢失记忆的延长，去怀旧，去保留过去的记忆。《远山淡影》中有这样一段：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

“我想可能跟这里安静有关。我不习惯晚上这么安静。”

“我梦见了那个小女孩。昨天我们看见的那个。公园里那个。”<sup>[1]54</sup>

“一开始这好像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梦；我梦见了前一天看见的事——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公园里玩。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同样的梦。其实，这几个月里，我做了几次这样的梦。”<sup>[2]65</sup>

这段话中反复出现的那个女孩到底是谁？为什么反复出现在叙述者悦子的梦里，有时悦子甚至还说自己见到那个女孩在公园里荡秋千？这样叙述有什么效果。似乎看起来和小说主线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这个荡秋千的场景一直出现在悦子的脑海里？这些都需要读者借助悦子的记忆去思考。景子是悦子和当时在日本的丈夫所生，移居英国后景子未能融入到英国的新家中，缺乏家的爱，性格怪癖，最后死在自己的房间好几天，还是房东太太发现的。悦子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景子死时在房间上吊了多久才被发现的场景，作为母亲自己是不称职的，深感内疚。

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悦子梦里反复出现的那个小女孩到底是谁，实际是景子的死在悦子脑海中留下了阴影。悦子很难从景子的死的悲伤中走出来，所以才会说自己反复做那样的梦，梦里一直有一个小女孩等。那个小女孩开心的荡着秋千是悦子心理给自己的一种安慰。因为她知道，景子一直都是不快乐的，当初是

---

[1] [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 同上。

她执意要带景子来英国的，才酿成了景子最后的自杀悲剧。因此，悦子才选择以回忆的方式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去重新塑造自己作为一个称职母亲，称职妻子的形象。以回忆的口吻去讲述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的故事。但因为痛苦的回忆太多，所以叙述者悦子是有选择的回忆，有的回忆甚至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是简单的“纯回忆”。

保罗·萨特的《心理的想象力》（1940）的中讲到了回忆与想象的区别：回忆（和观念联系在一起，及什么是真实的）和想象力的（与形象联系在一起，是虚幻的）。保罗·利科认为他的分析是通过这样一种设置来体现的，他认为在回忆和想象中都有一个缺陷，相对于想象力的功能来说，回忆形象占据了一个相似的空间。这种缺陷被描述为在记忆中‘遗忘的不可靠’。<sup>[1]18</sup> 保罗·利科认为这里的回忆不可靠，与想象和回忆有关，是真实和虚幻交织在一起，才出现了这样的不可靠。悦子想象吊在树上的女孩的形象来源于公园荡秋千的女孩，并且这种扭曲的记忆开始进入到她的梦里。这对读者来说，不仅可以理解悦子的不可靠叙述，更可以知道悦子接下来的叙述也未必是可靠的。景子的死触发了悦子对于过去往事的回忆，但这种回忆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纯回忆。通过回忆去揭示不可靠叙述的方法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有很多处，而且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具有陌生与反讽的效果。

作家使用不可靠的叙述者，通过他们的语调，用不同的视角和话语展现我们所看到的角色，事件和环境，从而突出了一些现存的但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由于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各种局限性和异常，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判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具有陌生化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强调说，艺术的基本目的是用熟悉的东西向人们展示陌生的面孔，并克服习惯造成的窒息和麻木。他曾经说艺术存在，是让人们重新获得生活的感受；它的目的是让人感觉到让人感到冷和无情的事情。艺术的目的是让人们理解事物的感知—而不是理性知识—以揭示事物。他说作家和艺术家的所有工作的意义在于使作品成为一个富有理性的物质实体内容，以便描述的内容与我们通常收到的内容不同。在作品中，它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延伸和增强了感情的时间和难度。

---

[1]Yugin Teo , “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陌生化的叙述效应形成了文本中“伪意向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说，他们的叙述是混乱的，跳跃的，缺乏逻辑的，并且与现实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差距。然而，不可靠的叙述者，作为社会规则之外的人，经常无意中说出“真相”，从而揭示事物的真相和虚构。这两种情况经常在一部作品中交替出现。因此，叙述者的话与“事实”之间的张力形成了读者意图与价值体系和读者的远见与规范之间的张力，差异会导致戏剧性的讽刺。对于读者而言，叙述者话语的内在矛盾或叙述者角度与读者自身观点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叙述的不可靠。

### 第三节 记忆的意义

石黑一雄对于母国的记忆仅仅是幼年浅薄记忆的残存，更多的是对母国形象的想象。因此深受两国文化交融的石黑一雄酷爱用回忆的方式去写作，并多次在采访中表示了自己对这种方式的青睐。在石黑一雄作品当中，回忆是人物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人物只有通过回忆才能更好的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同时回忆具有不确定性、生长性、自主性等特征，加之易受情绪左右，使得回忆永远没有定稿，没有最为标准的版本，也无法校对。可以说记忆只是冒充过去，是个假冒品。因此，回忆的真实性就有待考究了，读者应该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作品。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记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技巧。这不仅是石黑一雄的故事情节展现的方式，也是让他的角色更加丰富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角色自我参照的“过滤器”，同时也表明了石黑一雄的人生哲学和辩证思维。到目前为止，他所发表的所有作品都与个人记忆有关，通过回忆，石黑一雄试图追求个人身份，表达个人的失落和遗弃的困境。

之前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石黑一雄就表明自己对记忆的喜爱。石黑一雄认为，记忆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人们可以审视自己。但由于记忆具有模糊性、生长性、不稳定性等，因此记忆具有某种欺骗性。石黑一雄是想通过这种手法去揭示人物内心最为真实的一面。石黑一雄认为，借助回忆这种方式，创作起来非常方便，通过回忆可以轻松的把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通过回忆这种方式能更好的展现作者的创作思想。石黑一雄通过回忆的方式，去构架自己小说内容，他

想通过回忆的不确定性去深挖人物的内心，从而揭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人物表面的可靠叙述似乎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深刻理解小说内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第一人称叙述，回忆似乎是石黑一雄的标志，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写作手法艺术，给人一种不可靠性，从而让读者带着批评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他的作品。作为自我反省的“过滤器”，作家允许主角通过记忆逐渐意识到他错位的生活。记忆是创造典型形象的工具，也是石黑一雄表达自己生活意义的一种手段。回顾这种表现属性并不是重复，因为它是一种新生活，它包含了一种创造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仅仅收集我们过去经历的零碎材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正记住并重新合并他们，他们必须被合并和合成，并且他们必须是被汇集入头脑的一个重点。

尽管小说的叙事是在第一人称主角的记忆中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叙述是可靠的。相反，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人物对之前事情的隐瞒和不满，在他们的叙述中存在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此时，我们必须注意其中存在的“不可靠的叙述者”与“可靠的叙述者”之间的区别。正如弗洛伊德所推测的那样：“记忆是由生活在当下的叙述者的幻想驱动的，它是从预期的幻想中建立起来的。像梦一样，它通过隐喻和双关来自不同来源的因素。”这不仅意味着明显的记忆具有欺骗性，它基本上就像做梦一样，但这也意味着记忆的形成可能是对当前困难的回应。石黑一雄的小说中，主角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一方面，他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者回忆过去，这使他能够深入到人物隐藏的个人和情感世界中。另一方面，由于太多的个人情绪，这种探究和表现更为主观。特别是当事件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原始记忆已经被涂抹得太多情绪色彩。即使是与真实事件完全不同的反应和反思，叙事者的叙述也成为主观话语，成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在石黑一雄的小说《远山淡影》中，悦子对另一位命运相似的女人佐知子的记忆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故事发展。在对别人的回忆中，她逐渐暗示人物的未来。巧合的命运，放弃亲人，摧毁家庭，离开日本独自一人带女儿离开，甚至女儿不快乐，未来的自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悦子的间歇记忆中。藤原太太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家庭和财产，最后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描绘，并暗示她的心里隐藏起来的失落感和对未来的恐惧感，这极大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到目前为止，他的所有出版作品都与个人记忆



有关。通过回忆，人物试图追求个人身份，表达个人丢失和抛弃的困境。石黑一雄将记忆作为人物反观内心的工具。通过记忆去塑造人物，又通过记忆去揭示人物的不可靠。事实上是想借助不可靠的记忆去挖掘人物内心的真实。通过记忆这种方式去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窥视人物的心理变化。但在《远山淡影》中石黑一雄又借叙述者悦子的口说道，记忆是不可靠的，通过回忆，叙述者往往为记忆抹上了色彩。

既然石黑一雄希望用人物的回忆来塑造人物的角色并挖掘人物的品格，那么为什么借他人之口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事实上，石黑一雄仍然是借用不可靠的记忆来挖掘人物的内心真实。作品中悦子一再强调自己不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并且把与日本有关的任何事情统统屏蔽在外，以至于在丈夫要给小女儿起一个日本名字的时候，都是极力反对的。对于大女儿景子之死，悦子始终不愿承认与自己有关，也不愿意谈及其任何有关景子的往事。战争后，悦子带着景子在一片废墟中寻求生存，住在一间破旧潮湿的小屋里，一心想通过男友弗兰克带自己和女儿离开日本。为了达到目的，悦子四处奔波却完全忽略了女儿的内心变化，以及万里子亲眼看到母亲在河边溺死自己的小猫后，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和刺激，性格变的越来越古怪。但悦子却始终认为这是小孩子的一时气话，只要过些时日，等他们到美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说没具体叙述悦子和景子到美国后的生活，但通过悦子仅有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悦子内心是痛苦的，自责的。但自己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直到景子的死才最终触动到了悦子的内心深处，开始反思，审视自己的过往。佐知子就是悦子人生的缩影。整部小说给人营造了一种梦幻般的意境，像谜一样，需要读者一层层去揭开面纱。

## 结 语

本文通过对石黑一雄作品《远山淡影》不可靠叙述技巧及记忆主题的探讨，重点分析石黑一雄不可靠叙述技巧的艺术魅力和记忆书写的独特性。第一章首先通过对石黑一雄生平和创作情况的简要介绍，了解石黑一雄的基本创作情况和石黑一雄作品的整体写作特点。再者结合叙述学相关理论，简要介绍不可靠叙述的发展及分类。以不可靠叙述的相关理论为切入点，建立不可靠叙述与石黑一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写作特点之间的联系，进而深入分析文本。第二章主要介绍不可靠叙述技巧在作品《远山淡影》中的具体展示。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有以扣押特许信息为特色的扣留信息、以轻写重的低调陈述和以经验之我与叙述之我为角度的“二我差”。《远山淡影》中的这些叙述技巧对于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和对叙述者悦子的深入刻画有着重要作用。这种描写让读者不禁去思考，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此刻要说这样的话，以及悦子女儿景子是怎么死的，这些信息的有意扣留都有助于读者深入的理解作品的隐含意义。“扣押特许信息”，为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让读者从仅有的点滴信息中，从全文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去拼凑故事的内容，发挥想象去挖掘小说的隐藏含义。这种有意的省略和留白，反而会有一种绘画上的美感。让人不禁想去思考隐藏在文字之后的内容，去探究这种写作方式的艺术价值。

“二我差”的运用，使人物穿梭于现在与 20 多年前，从双重视角进行描述，双重人物时而分开，时而重合，亦幻亦真。人物“我”与叙述者“我”之间，不断变换角色，叙述者从现在的“我”的视角去审视曾经的“我”。这种表述，把读者时而拉回过去，时而拉回现在，在不断的时间穿梭中去感受作者的写作艺术，去深入理解这种叙述艺术的叙述张力。低调陈述，侧重的是语言上的委婉含蓄，营造的是一种情感氛围。尽管叙述上显得的似乎是轻描淡写，实则内涵丰富，意义深刻，需要读者不断的揣摩和探讨。这些技巧的灵活运用对小说主题的表达，及小说艺术魅力的升华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章重点对记忆书写的独特性进行了阐释。首先对记忆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分类。从而阐释了记忆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运用在文学作品中有着什么样的作用。紧接着阐释记忆的不可靠性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和运用记忆主

题的意义。记忆是石黑一雄特别偏爱的一种写作方式，石黑一雄认为记忆可以使人物进行反思，通过反思去重现认识自己。《远山淡影》通过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回忆，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审视了自己当初执意带大女儿景子来英国的做法是否像当初她自己坚信的那么正确。另外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深化对不可靠叙述艺术的理解。因为主人公悦子，不愿正视女儿景子之死与自己有关，一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一方面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一方面又无法融于现实的环境中去，内心处于极度的纠结和痛苦之中。面对这样的人物和纠结的心理，只有借助回忆，通过不可靠叙述策略，才能将人物不愿公之于众的事实真相通过隐含作者完整的揭露出来，才能让读者在不断解读悦子复杂的内心世界的过程中，深入理解不可靠叙述技巧的魅力。

《远山淡影》具体运用了低调陈述、扣留信息、以及二我差等不可靠叙述策略，这些策略对于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和对叙述者悦子的深入刻画有着重要作用，它促使读者去思考隐藏在文字之后的内容，去探究这种写作方式的艺术价值。石黑一雄认为，回忆是人们审视自己的过滤器。不可靠叙述作为一种重要的叙述策略，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钥匙。

## 参考文献

### （一）专著类

- [1][[英]巴特莱特,黎炜:《记忆:一个实验的和社会的心理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2]A. S. 拜厄特:《记忆与小说的构成》,[英]法拉,帕特森,户晓译.记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3]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4]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一个人的战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 [5]鲁忠义,杜建政:《记忆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6]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7][美]马克思·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柏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 [8][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上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9][英]石黑一雄:《远山淡影》,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10][英]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11]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2]申丹:《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3]谭君强,降红燕,陈芳,王浩:《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14]谭君强,降红燕,陈芳,王浩:《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15][美]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6]叶奕乾,祝培里:《心理学(修订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7]叶奕乾,祝培里:《石黑一雄.心理学(修订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8]叶奕乾,祝培里:《石黑一雄.心理学(修订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9]亚里士多德,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20]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 [2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時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 [22]詹姆斯·费伦(Phelan, J.)，彼得·J·拉比诺维茨(Rabinowitz, P·J.)：《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3][美]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二) 期刊类

- [24]安娅：《幸福是个肥皂泡——石黑一雄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2001 第 1 期。
- [25]步朝霞：《从负罪感中解脱——石黑一雄〈远山淡景〉中的跨文化思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第 2 期。
- [26]陈曦：《国内石黑一雄研究述评》，鸭绿江，2014 第 10 期。
- [27]郭菲：《〈透明的红萝卜〉不可靠叙述分析》，《中国地质大学》，2014 年第 22 期
- [28]鞠红：《低调陈述作为语用策略的顺应性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双月刊》，2006 年第 1 期。
- [29]林珍：《〈远山淡影〉中的不可靠叙述与读者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04 第 2 期。
- [30]刘远侠：《从陌生误解走向互相认同：石黑一雄小说中体现的东西方文化》，《山东外语教学》，2006 第 3 期。
- [31]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05 第 04 期。
- [32]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外国文学》，2002 第 2 期。
- [33]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 第 4 期。
- [34]申丹：《也谈“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 第 3 期。
- [35]申丹：《文字的不同“叙事运动中的意义”一种被忽略的文学表意现象》，《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 第 5 期。
- [36]申丹：《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该股叙事暗流？》，《外国文学研究》，2013 第 5 期。
- [37]尚必武：《西方文论关键词：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2011 第 6 期。
- [38]申洁玲：《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广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 [39]唐岫敏：《历史的余音：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外国文学》，2003 第 3 期。
- [40]王宁：《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 第 6 期。
- [41]王烨：《历史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蕴涵——石黑一雄小说对历史威权的反抗》，《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第 3 期。

[42]姚晓雷：《论不可靠叙述的文体特征——以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第 3 期。

[43]钟志清：《寻觅旧事的石黑一雄》，《外国文学动态》，1994 年第 3 期。

[44]邹海伦：《与一位老朋友——新相识的会见》，《外国文学动态》，1999 第 6 期。

[45] 湛怡, 李尧：《论〈远山淡影〉中的双线叙事》，《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 第 6 期。

[46]赵毅衡：《二我差与叙述主体的分裂》，《上海文学》，1987 年第 6 期。

[47]张雨林：《回忆性散文中的“二我差”及其表现》，《现代语文》，2006 年第 2 期。

### （三）硕博类

[48]薄亮：《石黑一雄的身份悖论性》，四川师范大学，2016。

[49]程玉香：《〈午夜的孩子〉叙述艺术分析》，四川外国语大学，2016。

[50]郭凯迪：《追族与反思——石黑一雄的国际化创作》，南京师范大学，2016

[51]黄莉：《在回忆中找寻自我：论〈远山淡影〉中的不可靠叙述》，浙江师范大学，2013。

[52]牛敏：《论石黑一雄小说中的焦虑意识》，首都师范大学，2013。

[53]田丽芳：《〈远山淡影〉中不可靠的同故事叙述分析》，首都师范大学，2012。

[54]魏嘉澜：《石黑一雄小说中的生命主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1。

[55]王章雯：《〈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中主人公的“自我欺骗”》，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6]叶吉娜，林白小说：《一个人战争》时间艺术叙述，浙江师范大学，2014 年第 4 期。

[57]周晓华：《论〈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述与人物形象》云南大学，2014。

[58]张海燕：《石黑一雄早期小说中的叙事性》，内蒙古大学，2015。

### （四）外文类

[59]Kazuo Ishiguro. *A Pale View of Hill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82.

[60]Shaffer, Brian W. 1998. *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61]Hammond, Meghan Marie. “I can’t even say I made my own mistakes”: The Ethics of Genre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Kazuo Ishiguro: New Critical Visions of the Novels. Ed. Sebastian Groes and Barry Lew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95–105.

[62]Auden, W. H. ‘The Guilty Vicarage’. *Detective Fictio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 Robin W. Winks. Woodstock, Vt: Foul Play, 1988. 15–24.

[63]Groes, Sebastian, and Paul-Daniel Veyret. “Like the Gateway to Another World”; Kazuo Ishiguro’s *Screenwriting*. Kazuo Ishiguro: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 [64]Brian W. Shaffer , Cynthia F. Wong.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25.
- [65]Kazuo Ishiguro and Kenzaburo Oe, “The Novelist in Today’s World:A Conversation ” . In Brian W. Shaffer and Cynthia F. Wong eds.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 [66]Lydia Gaukler. The Aspect of Memory in 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 . GRIN Verlag Press, 2009. 1.
- [67]Peter Ackroyd, “The Englishness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omas Wright ed. Peter Ackroyd: The Collection. London:Chatto and Windus, 2001.
- [68]Yugin Teo. KazuoIshiguroandMem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致 谢

毕业的脚步临近了,意味着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就要结束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回顾西外的研究生生活,它开启了我人生的一段新的历程。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对自己这个跨专业的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专业,充满了机遇和挑战。毕业之际,除了对母校的不舍外,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南健翀教授。从论文选题、开题、写作几经变更,不仅给自己,也给导师带来了很大麻烦。非常感谢南健翀导师的耐心指导,一遍又一遍的认真地给我批改论文,给了很多特别重要的修改意见,因为有您的帮助,我才能尽快把论文完善好,形成现在的版本。在生活和学习上,您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非常感谢在我求学的路上遇到您,是您的宽容和耐心教导才使我不断的进步和成长。谢谢老师,您辛苦了!

其次,非常感谢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和老师,感谢乔琦副教授、王敏教授、苏永前副教授、邓艮副教授以及张保宁教授对我求学路上的诸多指点和帮助!他们渊博的知识,严谨的作风,和蔼的态度让我受益匪浅。同时非常感谢俄语学院温玉霞教授提出的改进建议,给予的指导。

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公婆和老公对我学习和生活的大力支持和对我最无私的爱,是你们在我求学的路中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力量和勇气,让我潜心学习。在未来的求学和工作的路上,你们仍然是我不竭的动力!谢谢你们!

还要感谢韩悦、路季红、闫新玲、李元俏等好友,在研究生期间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学习生活。特别感谢李盼和韩悦同学,在我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给予我许多启示和灵感。

感恩之情难以言尽,谨以向在我求学、成长过程中给予我帮助、支持和关心的人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